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一回 幹離不舉兵南寇

天地元先一氣胚，乾坤定位有三才。洪荒世代無稽考，三皇之世尚難推。畫卦造書從太昊，神農耕種始交財。干戈戰鬥軒轅始，服冕封官築室台。五帝少昊並顛頊，帝馨唐堯仁義推。孝弟兩全姚氏子，有虞禪位得巍危。三王夏禹殷湯繼，滅紂周家民自歸。離亂七雄侯十二，秦傳一世國多災。漢王入關楚背約，重瞳雖勇劔於垓。漢家據蜀分三國，篡魏除劉晉祚輝。兩晉出於司馬懿，江南接晉宋齊來。後梁國滅陳家繼，北有胡君作亂階。北周已被楊堅篡，兩朝歸一國稱隋。煬帝不仁從李氏，唐家立國用人材。二十四君哀帝盡，五代梁唐晉漢柴。周家二姓並柴郭，天氣循環瑞氣回。甲馬營中生明主，紫氣紅光映玉台。受周禪位為天子，一統山河歸正排。卻說宋朝徽宗皇帝，大興土木，極侈窮奢，寵用小人，誅戮大臣。天下民怨，盜賊蠭起。猶與金人約滅大遼，開邊生事。

未及一年，金太宗完顏晟，差幹離不領人馬從東路進，自燕直犯河北；大太子粘罕領人馬從西路進，自河東直犯代、忻等州，逕取太原。宋家無備，如人無人之境。況中原久不知兵，內無賢相，外無勇將，束手無措，坐看中原沒於夷狄，生靈塗炭，不可勝悲。

是時，金兵將至汴梁。邊報猝至，朝廷震懼，不復議戰守，惟日謀避金人之計。始遣李鄴代給事中，至金營講和。降詔罪己，召天下勤王之師。且命皇太子為開封府牧，以理天下事。

當日眾臣聞賊馬逼近，聚議都堂中，茫然無策，只將各人家屬散之四方，以避禍矣。有太常少卿李綱，素與給事中吳敏相善。及聞朝廷欲以皇太子為開封府牧，群臣各欲退避，是夜過吳敏家，與敏議曰：「目今金兵臨城，眾人束手無計，事已急矣。陛下以皇太子建牧之議，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？且東宮恭儉之德，聞於天下，當禪以正位，以守宗社是也。今建以為牧，非也。尚值庶民塗炭，大盜猖獗如此。使宗社難守，中原且無人種，自非傳以位號，使招徠天下豪傑，與之共守，何以能濟。

公今從官給事中之列，以獻納論思為職，何不為上極言之？使言不合意，不過一死。死有輕於鴻毛者，此其時也。」敏曰：「依公之議，皇太子不宜為開封府牧。我來日奏知，使君上用之監國可乎？」綱曰：「不可。昔唐肅宗靈武之事，當時不建號，不足以復邦。而建號之議，不出於明皇，後世惜之。今上聰明仁慈，倘感公言，萬有一能行此，金人且將悔禍退師，宗社安寧，豈徒都城之人得安，天下之人皆受福矣。此事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，亡身殉國者，孰能任此。」敏曰：「吾來日當以公言極奏。倘上不允，繼之以死。」綱曰：「君肯如此，天下幸甚。」言罷辭退。

次日早，敏入奏徽宗，具道禪讓之意，且曰：「陛下果能用臣言，則宗社靈長，聖壽無疆。」上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敏曰：「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，陛下也。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，其兆已見於此。」上感悟歎息。敏又奏：「李綱之論，蓋與臣同。」上意決。是夕，命皇太子入禁中，諭以禪讓意，覆以御袍。皇太子俯伏流涕，不勝悲咽。力辭，因得疾。

上即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。夜半，始少蘇。次日，又固辭，不肯接位。上與群臣決議，始登大寶，御垂拱殿，朝會百官，是為欽宗皇帝。立妃朱氏為皇后。尊父皇為教主道君皇帝，移居龍德宮。封敏為掌樞密院事，李?同管院事，李綱為尚書右丞相，蔡懋為尚書左丞相，李邦彥為太宰，張邦昌為少宰。改元曰「靖康」。大赦天下，日與群臣議退金兵之計。

李綱奏曰：「陛下養德東宮，十有餘年，恭儉日聞，海內屬望。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，順人心，為宗社計，傳位陛下。

受禪之際，燦然明白，下視有唐，為不足道也。願致天下之養，極所以崇奉太上皇者，以昭陛下之孝。今金寇侵犯，聲勢雖若可畏，然聞有內禪之事，必欲請和，厚有所邀，求於朝廷。臣竊料之，大概有五：欲稱尊號，一也；欲得歸朝人，二也；欲增歲幣，三也；欲求犒師之物，四也；欲割疆土，五也。臣請為陛下詳陳之。欲稱尊號，如契丹故事，當效以大事小之義，不足惜；欲得歸朝人，當盡以與之，以示大信，不足惜；欲增歲幣，陛下當告以舊約，以燕山、雲中歸中國，故歲增幣於大遼者兩倍。今你既背約自取之，則歲幣當減其數。奈緣國家欲敦示和好，不計較貨財，姑如原數可也。彼欲求犒師之物，當量力以與之。至於疆土，則皆祖宗之地，子孫當以死守，不可以尺寸與人。願陛下留意於此數事，勿為浮議所搖，可無後患。」並陳禦敵固守之策。欽宗大悅，皆嘉納其言。

卻說幹離不率金兵距河而陣，睿州已破。宋將梁方平與戰，其兵大敗，燒橋而遁。何灌部下軍馬，望風逃散。賊遂渡河。聲息報入京城，道君太上皇帝知的時，夜漏下二鼓矣。大驚無措，即出通津門東，欲避乎難。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姪等，相續以行。侍從百官，往往潛遁。尚未啟行，時人報知李綱。綱聞此事，披衣直入見帝，因啟奏曰：「臣聞諸道路執政者，欲奉陛下出狩，以避狄人之難。若果有之，宗社危矣。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，傳位與陛下。今舍之而去，可乎？」上聞奏默然。太宰白時中曰：「主上不出狩，金人已濟河矣，都城豈可以守。」綱復奏曰：「天下城池，豈更有堅固如都城者？且宗廟社稷、百官萬民所在，捨此欲將何往？若能激勸將士，慰安民心，與之固守，豈有不可守之理。」猶沉吟。有內侍陳良弼，自內殿出奏曰：「即目京城樓櫓創修，百分未及一二。又城東樊家岡一帶，壕河淺狹，決難保守。陛下詳議之。」上顧謂李綱曰：「卿留朕如此迫切，可同蔡懋、良弼二人往觀樓櫓壕河，若果堅固可守，朕當與卿等再議。卿宜速去，朕於此候卿回報。」李綱即領旨，與蔡懋、良弼迤至新城東壁，遍觀城壕回奏。

時上車駕在延和殿，猶未起行。上問：「卿等觀樓櫓壕河事節如何？」蔡懋奏曰：「樓櫓殘毀，壕河壅塞，誠不可以為守。」綱叱之曰：「城堅且豪，樓櫓雖未備，然不必樓櫓亦可守。壕河惟樊家岡一帶，以禁地不許開鑿，誠為淺狹。然以精兵強弩占守，可以無虞。」上曰：「爾眾人有何高論？」宰執以下皆無語。綱又奏曰：「今日之計，莫若整飭軍馬，揚聲出戰，固結民心，相與堅守，以待天下勤王之師。」上曰：「誰可為將以任軍事？」綱曰：「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，蓋欲用之於有事之日。今白時中、李邦彥等，雖是書生，未必深知兵法，然陛下與其位號，使之撫馭將士，以抗敵鋒，乃其職也。」白時中在傍，聞李綱奏上欲委之以兵權，怒甚，厲聲曰：「李綱留陛下車駕不宜出狩，莫能將兵出戰？」綱曰：「陛下不以臣為庸懦，倘使治兵，願以死報。只緣名微官卑，恐不足以鎮服士卒。」上謂執政曰：「目下更關何職？」趙野對曰：「尚書右丞闕職。」上曰：「即除李綱右丞兼親征行營使，賜袍帶並笏。」綱以時方艱難，不敢辭職，遂謝恩受命。李綱退出。

次早，閤門大使奏金兵聲勢甚緊，百姓無主，各自逃竄。

眾百官懷懼不安，猶以去計勸上。上即下命李綱留守都城，以李?副之。仍令有司備車駕甫行。李綱力陳不可去，且言：「唐明皇聞潼關失守，即時幸蜀以避，宗社朝廷，隨碎於賊手，累年然後僅能復之。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，以待勤王之師。今陛下初即大位，中外欣戴，四方之兵，不日雲集。虜騎深入重地，必不能久留。捨此而去，如龍脫於淵，車駕朝發，而都城夕亂。雖臣等留守，何補於事。宗社朝廷，且將為丘墟。」

願陛下審思之。」上意頗回。會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：「中宮國公已行矣，陛下豈可留此。」上色變，降御榻，泣曰：「卿等毋留朕。朕將親往陝西，起兵以復都城，決不可留此。」李綱泣拜，俯伏上前，以死止之。帝顧綱曰：「朕今為卿留。禦敵之事，專責於卿，勿致疏虞。」綱曰：「臣受皇上深遇之恩，今日當以極報也。」宰臣猶請出幸，帝只得從之。卻說李綱正與李?在尚書省整治軍旅，復傳上有南狩之事。綱即趨朝，至半路，太廟中神主已出寓太常寺。綱大驚，迤進祥曦殿，則禁衛皆已環排列，乘輿服御俱各齊備，六宮僕婢皆將升車矣。綱違據無策，厲聲謂禁衛曰：「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？願扈從以巡幸乎？」禁衛皆呼曰：「願以死守宗社，不願巡幸。」綱同殿帥王宗?楚等人見帝，曰：「陛下昨夕已許臣留，今復成行何也？且六軍之情已變，彼有父母妻子，皆在都城，豈肯捨去。萬有一中道散歸，陛下孰與為衛。且虜騎已逼，彼知乘輿之去未遠，以健馬疾追，陛下何以御

之？」上感悟，始命止行。李綱因出殿曰：「上意已定，敢有異議者，立斬示眾！」六軍聞之，皆拜伏呼萬歲，其聲震地。後人有詩贊之曰：六軍已發乘輿遷，一諫能教動九天。

若使左丞同宰執，宋家宗社已難延。